

# 中外名人傳

(一〇四)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五四頁）

## 李運成（一九〇九—一九八七）

性別：男

經歷：陸軍上將

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官

澎湖防衛司令官

憲兵司令

陸軍副總司令

李運成，陸軍上將，曾任軍長、金門防衛部副司令官、澎湖防衛司令官、憲兵司令、陸軍副總司令等重要軍職。

李運成，號樹功，原籍湖南湘陰，寄居湖南長沙，一九〇九年八月二日在長沙出生，他的高伯祖父李文恭（星沉）曾兩任湖廣總督，任內剿平金四之亂，功勳載於清史。祖父李信甫，清道光舉人。父親李慕徐，清光緒秀才，於清末民初曾在上海任職，惟因一介讀書人，不善理財，以致家道中落。其母周太夫人早年畢業於衛粹女子學校，識書達禮，曾任教職，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李運成迎母來台，善盡孝道，太夫人於一九五八年病逝，老總統蔣中正頒授「教忠有方」匾額致悼。太夫人育有李運成姊弟二人，姊李運祥，適作家吳愷玄。

### 長沙之變化裝赴京

李運成幼時在長沙讀書，小學畢業後，升入育英中學，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當時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帝國主義窺伺，國勢岌岌，三湘子弟紛紛投筆從戎，赴廣東投考黃埔軍校，正在長沙念工專的李運成也瞞住父母，偷偷前往報考，為第六期生，直到入伍訓練結束，才將自己的決定稟明雙親，獲得默許。在軍校學習時，發生寧漢分裂，汪精衛、唐生智等在漢口另立中央，與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分庭抗禮。後來，北伐軍勝利成功，奠都南京，在廣州受訓的軍校六期生一心想去南京，追隨兼校長蔣中正，李運成因為目睹中共在長沙製造農工暴動，殺人放火，對中共惡感日深，決心前往南京，與同學化裝成乞丐，千辛萬苦奔赴南京，到了九江，已是國民革命軍的勢力範圍，獲得接濟，到達南京，遂即以軍校學生身分隨軍西征，討伐汪精衛、唐生智，亂平，回到南京繼續上課出操，又逢蔣中正第一次下野，因無亂事，不影響學業，使李運成於一九二九年順利自軍校畢業，分發至陸軍第四師任見習排長。見習期滿調五十二軍第二十五師任排連長，服務長達七年，曾參

中 加古北口長沙抗日血戰，接著隨軍南調，參加江西剿共戰役，作戰勇猛，功勞卓著。

### 多次受傷阻敵攻堅

一九三六年三月，第二十五師奉調北上援晉，車隊經過風陵渡遭共軍伏擊，李運成率先跳車，率領全連弟兄向共軍猛攻，身先士卒，擊敵要害，掩護二十五師主力順利北進，全連傷亡過半，李運成全身七處槍傷，左臂骨折，仍裹創再戰，率連轉守霍縣縣城，發動軍民聯手鞏固城防，遭到數十倍的共軍猛撲，終能堅守縣城達十七日之久，直到師的主力回援，始告解圍。此役，使援晉國軍聲威大振，共軍屢戰皆北，被逼竄回陝北老巢，李運成入醫院療傷，傷癒歸隊，被擢升為特務連少校連長，次年六月，再升一五〇團少校團附，在全團以勇敢善戰聞名。

### (四〇一) 傳人名外中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展開，第二十五師北調阻遏日軍南侵，於強渡彰河時遭優勢共軍截擊，激戰一晝夜，一五〇團團長陣亡，團附李運成亦在奮戰中再度負傷，住院治療。一九三八年三月調任營長，八月晉升中校，擔任副團長，隨即於一九三九年參加第一次長沙會

戰，痛殲日寇。同年秋，隨軍在臨岳間對日軍作游擊戰，戰果輝煌。一九四〇年初李運成調任衡來師管區補充團團長，徵募新兵，培訓新軍。同年秋，調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內戰又起，李運成再任帶兵官，奉調第五十二軍輜重團團長，一九四六年春，再調第二師第四團團長，率團隨軍開赴東北剿共，於撫順、鳳凰城、安東一帶追剿共軍，在冰天雪地中作戰，艱苦備嘗。是年冬，攻略摩天嶺，共軍據險堅守，危機四伏，李運成的第四團為攻擊先鋒，表現驍勇堅毅，戰術靈活，猛攻一晝夜，卒佔領摩天嶺，使第二師主力長驅直入，直搗安東，共軍倉皇潰走。戰後，李運成升任第二師副師長，一九四七年春再升第二十五師少將師長，率師在遼瀋地區作戰，同年秋，強渡太子河，收復遼陽。一九四八年冬，攻佔營口，奪得出海口。但此時，東北整個剿共局勢逆轉，共軍集中三個縱隊，以強大的壓力，圍圍殲國軍，李運成率部據守營口，運用智謀，分散共軍，機動出沒痛擊，使共軍顧此失彼，順利掩護國軍部隊由海道安全撤出，確保戰力。

### 保衛上海堅守金門

一九四八年冬，國軍退保大上海，第二十五師奉令擔任津浦鐵路南段交通警備任務，以久戰疲憊之師擊潰迅速竄擾的共軍兩旅，確保交通暢通，李運成的善於用兵，再獲上級肯定。一九四九年三月，李運成升任五十二軍副軍長，協助軍長劉玉章守禦吳淞及江灣一帶，拱衛上海，與來犯的共軍激戰。上海棄守後，隨軍南撤，九月，金廈戰雲密布，李運成於戰危之際在廈門接任第五軍軍長，佈防沿海諸島，在大擔及二擔島阻禦共軍，指揮有方，作戰勇猛，造成大、二擔大捷，穩定了金廈局勢，一九五〇年七月，李運成以戰功升任金門防衛副司令官。

一九五一年，國軍整軍精武，核實重編，李運成調任軍官戰鬥團團長，整編完竣後，改調第一軍團副司令，加強練兵，提升戰力。一九五九年調升澎湖防衛部司令官，晉階二級上將，在任四年，於澎湖戰備措施，政經建設，貢獻卓越。一九六三年調任憲兵司令，整訓編組，使憲兵軍容一新。一九六五年三月再調陸軍總部上將副總司令，於陸軍訓練、整備、編裝方

面多有貢獻，屢獲勳獎。一九六七年調任國防部參謀本部上將特別行政助理官。一九七〇年再調總統府戰略顧問，一九七二年以上將軍階屆齡退伍。

### 家庭美滿英雄病磨

李運成戎馬一生，體格素健，惟長期置身戰場，櫛風沐雨，炎寒交侵，飲食不周，退伍後不久，即罹患胃疾，久治無功，竟禍及心臟，於一九七六年導致心肌阻塞重症，乃赴美求醫，一九八二年回國，由三軍總醫院裝置人工心臟，略有起色，但難穩定，迄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年七十八歲。

李運成生平淡泊，從軍純為報國，不汲汲名位，先後入圓山軍官訓練團三期、陸軍參大二期、實踐學社聯三期、國防大學聯六期、國防研究院八期與華金祥、陳蘭皋、定中明、王藍、趙佛重、焦金堂、楊承厚、俞國華、夏功權、張繼正、邵毓麟、戴炎輝等同期受訓，講座同學間互相問學、研究討論，頗受同儕的尊重。其兵學造詣極為深厚，歷任要職，均能充分發揮才能，有所表現。他知兵善戰，事親純孝，饒有古代名將遺風。生前勳績彪炳，

功在國家，榮獲政府頒授九星寶星、弼亮甲、陸光甲、陸海空軍甲二、忠勤、忠勇、五等寶鼎、四等雲麾、三等雲麾等勳獎章共二十餘座，以及記功嘉獎的殊榮尤多。

李運成夫人任年珍女士，亦為三湘名媛，她的長兄任樹華和李運成為軍校同期同學，可惜與她的三兄任振華及任統、任偉兩兄均於抗日戰役中為國捐軀，一門忠烈。任夫人與李運成結縭五十餘載，伉儷情深，夫人持家教子，使李運成無後顧之憂，乃能專心報國，膝下四男一女，長子李啟民畢業於臺灣大學，留學美國，獲碩士學位，在美任職於伊白斯哥公司。次子李啟予畢業中興大學，赴美研習獲企管及資訊碩士，服務於亞培公司。三子李啟聖，陸軍官校四十一期畢業，子承父志，克紹箕裘。四子李啟賢，三專畢業後赴美升學，後留在美國從商。女李啟德，畢業實踐家專，隨夫安岳旅美，子女均各有專長，術有專精，服務社會。（王培堯撰）

### 達蓋爾（一七八九—一八五二）

性別：男

經歷：法國藝術家

照相機的發明人

達蓋爾 (Louis Jacques Mende Daguerré) 法國藝術家，他在十九世紀的卅年代研究實用攝影術，是第一位獲得成功的人，接著對景觀裝置機械的照相機產生了興趣，而成了照相機的發明人。

達蓋爾於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生於法國賽納瓦茲郡的科密爾斯帕里西斯小城，他原是一位舞台劇佈景畫家，一八二八年，他設計了一種透景畫，這種畫是一種用特殊光線照明，而顯現出壯觀全景的圖畫，可用以烘托舞台效果。為了達成這個效果，他設計了一套機械裝置，可以用畫筆、油彩，而自動呈現山林景觀，此即後來照相機的濫觴。

然而達蓋爾的試作，雖獲得相當進展，但由於保存不易，沒有留下紀錄，所以直到一八二九年，只完成一部分成績。就在這一年，他聽說有位名叫涅普斯 (Joseph Nicéphore Niepce) 的人也在試作這種機械，於是他前往結識，兩人合作研究製作照相機，涅普斯已花了數年的時間，用柏油試製感光片，達蓋爾覺得不切實際，決定另闢蹊徑。一八三三年涅普斯去世，達蓋爾仍然勤耕不輟，他發現涅普斯早

期使用銀鹽製作的成品中，使用碘化銀較硝酸銀更容易感光，更重要的是達蓋爾發現了「潛像」，他將銀盤塗上碘化銀，只要經過十至十五分鐘，即可藉水銀在此盤上得到影像，他又發現食鹽可使這種影像保存下來，就是後來攝影界所說的「定影」，而涅普斯生前卻無法做到這一步。

### 研製實用攝影系統

一八三七年，達蓋爾成功的研製成一種實用攝影系統，稱為「達蓋爾照相法」，一八三九年，他將這套照相方法公諸於世，希望申請專利，但未能獲准。而他由於研製照相耗時過久，負債累累，他和涅普斯的兒子伊西多 (Isidore) 想賣掉這套銀版照相法，用以還債，但法國政府直接接收這套新發明，而對他和伊西多發給終身補助金，供其生活。

達蓋爾的發明，公開展示以後，造成極大的轟動，達蓋爾成了當時的英雄，美譽如雪片般的飛來。一八三九年八月十九日，巴黎科學院公布了達蓋爾照相法的細節，同年底，這個照相法風靡全世界。後來照相法經過許多人快速的改良，越來越精巧，但達蓋爾沒有參與，他退隱到巴黎

附近的布里馬恩村，於一八五一年七月十日病逝該地。

攝影術具有多種用途，在工業、軍事與科學研究領域都有極廣泛的應用，對某些人來說，攝影是一種嚴肅的藝術形式，但對數以萬計的人們來說，只是一項有趣的業餘愛好，用照片傳遞教育、新聞和廣告訊息，但照片能栩栩如生地再現過去，而成為紀念品中最普遍的形式。電影攝影技術當然是很重要的延伸發展，除了成為主要的娛樂媒介外，它也和攝影一樣有多種用途。然而任何重要發明，都不是一個人獨力完成的，攝影技術亦然，在達蓋爾之前，已有許多人為這項發明做出了貢獻。

例如暗箱（一種類似於針眼照相機的裝置，但不帶任何膠片）至少早達蓋爾八百年前就已發明出來。十六世紀時，吉羅拉莫·卡爾達諾 (Girolamo Cardano) 就曾把鏡片安在暗箱的開口上，對製造現代照相機者來說，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初步嘗試；然而，用這種方法生成的影像很難長久保存，所以不能看成是照相的一種。早期另一項重要的發現是一七二七年由約翰·舒爾茨 (Johann Schultze) 完成的，他發現銀鹽感光性很強。因此應用這個發現完成

了一些暫時的影像，可惜未能照這個想法繼續努力。

### 發現瀝青感光性強

達蓋爾的夥伴涅普斯可說是發明攝影術的先驅，早在一八二〇年，涅普斯發現瀝青感光性很強，於是把這種感光物質和暗箱合在一起，成功地製作了世上第一批照片。因此，有些人覺得涅普斯才應被看成是攝影的發明者。然而，涅普斯的照相法並沒有實用價值，因為採用這種方法曝光約需八小時，即使如此，所得的照片也相當模糊。

而採用達蓋爾照相法時，影像記錄在塗有碘化銀的底片上，曝光只需十五到二十分鐘。這種方法雖笨，但曝光時間短，而有實用價值。在達蓋爾公布這種方法後的兩年內，別人又作了細微的修正：把溴化銀加到感光材料的碘化銀之中。這種細微的修正，大大減少了曝光時間，從而使攝影製作——照片——成為可能之事。

在法國科學院於一八三九年八月公布達蓋爾的照相法不久，英國科學家塔博特 (Talbot) 宣稱他早已研究出一種不同的照相法，即日後被廣泛應用的先製作反轉片

的方法，比達蓋爾的照相法還早兩年，但塔博特忙於其他的研究工作，未把照相實驗繼續下去，如果他在達蓋爾之前，就研製可作商業用途的攝影術，那麼照相的發明者，就應該是他。

在達蓋爾和塔博特之後，攝影技術進步神速，又有各項改進：濕片處理、乾片處理、現代卷形膠片、彩色照片、電影、拍立得照片，已使攝影術臻於化境。

參與研製改良攝影技術的人雖然很多，但路易·達蓋爾的貢獻仍最為重要。因為在他之前沒有可行的攝影技術，而他的發明又具有實用性，並且很快就被廣泛應用。另外，這項發明還為日後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今天所使用的照相法雖與達蓋爾法很不相同，然而，即使後來的這些技術沒有一件被發掘出來，達蓋爾法也能使後人擁有一項可用的攝影技術。（王治平撰）

### 史考特（一八六八—一九一〇）

性別：男

經歷：英國南極冰原探險家

英國海軍軍官

### 海軍軍官探險南極

史考特 (Robert Falcon Scott)，英國南極冰原探險家及海軍軍官，為人類進入南極冰原的第一人，他活躍在南極的時間為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

史考特於一八六八年六月六日生於英國達文港 (Devon Port) 附近的小鎮斯托克達梅爾 (Stoke Damerel)，自幼瘦弱靦腆，但成長後，卻被英國皇家海軍選錄為軍官候補員，進入皇家海軍官校接受軍官養成教育。一八八六年被派至西印度艦隊任艦艇基層軍官，這是他生命的轉捩點。由於艦隊司令馬卡姆爵士 (Albert Hastings Markham) 是著名的北極探險家，馬卡姆的堂兄克雷蒙·馬卡姆 (Clements Robert Markham) 後來認識了史考特，成了他探險事業的贊助人，而克雷蒙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主席，對史考特探險提供了許多地理資料，使他對探險地的氣候、地形及水文都有相當了解。

身為英國海軍上尉的史考特，是軍艦上的一名魚雷專家，這在當時是最科學、最先進的一門學科，這門學科對他的影響很大，使他明白科學的道理，知道以科學

的方法和眼光進行探險。

一八九九年，史考特在倫敦首次遇見克雷蒙·馬卡姆，當時身為皇家地理學會主席的馬卡姆和皇家學會正在組織一支「大英帝國南極探險隊」，史考特報名加入，並被任命為隊長，他於一九〇一年率探險船隊首航南極，在南極圈發現一塊新陸地，由他命名為愛德華七世陸地。隨後，他和沙克萊頓 (Ernest Shackleton) 帶領少數身強體健的人深入南緯八十二度十七分的內陸地帶，已接近極地高原的邊緣，帶回南極許多珍貴的地理資料。

一九〇五年，史考特仍回海軍服役，官拜海軍上校，但他嚮往南極，積極準備再次遠征南極，他研製第一輛機械化的鋪軌雪車，帶著上路，這一次他和沙克萊頓乘雪車深入南極內陸一五六公里，使他對神秘的南極更急於揭開它的面紗。

### 恨挪威人宰狗食肉

一九一〇年，史考特再探南極，這次他由紐西蘭特拉諾灣 (Terra Nova) 出發，船上帶著狗隊、小矮馬及摩托雪橇，他使用小矮馬及人力來運輸補給品及裝備，雪橇則用基地附近研究探測。當時，有挪威

探險隊曾警告他，在雪地行走，光靠狗隊是不夠的，摩托雪橇也要使用，但他不聽挪威人的一套，我行我素。主因是那威人的話激起他的反感，他曾在海軍受過嚴格的訓練，珍惜共患難的夥伴，所以他對挪威人為減輕摩托雪橇的負擔而把狗宰殺，還把狗吃進肚子療飢，覺得太不近人情。

史考特在駛經澳洲墨爾本時，獲知原計劃往北極探險的挪威人阿孟森 (Roald Amundsen) 突改道轉往南極，並已在一個月以前出發，按照時間推算，阿孟森此時應該已抵達鯨灣基地，實際上阿孟森的探險隊已在鯨灣，該地距他上次深入到達九十六公里的地方離極頂更近。他決心要到達極頂，探訪真正的南極。

### 遇暴風雪不幸喪生

史考特耐著性子做好船隊補給，然後再進行探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卅日儘管有人警告他南極有大風雪，他仍率隊如期出發，通過比爾德莫冰原 (Beardmore Glacier) 到達極地高原，他在羅斯島 (Ross Island) 設置聯絡總部，該地已超越過去沙克萊頓創下的紀錄。他把所有人編成兩個組，一組由史考特率領前往極頂探險，成

員有歐茨船長 (Lawrence E. G. Oates)、船員艾文斯 (Edgar Evans) 及組員威爾遜 (Edward A. Wilson)。另一組為預備隊，由他的副手艾德華·埃文斯 (Edward R. G. Evans) 率領，組員有鮑爾上尉 (H. R. Bowers) 及兩名船員，艾德華·埃文斯於一九三五年被封為爵士，一九四五年晉升一等男爵。

史考特所率的一組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四日使用雪橇開始向極頂出發，基地距極頂的距離，根據鮑爾的推算為二八四公里，他們於一月十七日到達極頂，可是為時已晚，挪威人阿孟森早已在上午十二月十四日到達過那裡。他率領隊員失望的踏上回程，暴風雪越來越大，酷寒使他們的身體難以忍受，先是身體較弱的艾文斯倒下，接著船長歐茨嚴重凍傷，他們拖著同伴的身軀，在刺骨的暴風雪中打起精神行走，約一個月後，鮑爾及威爾遜先後倒下，最後史考特也不支倒下，這時他們距裝備良好的基地已經不遠，他們已走了二百六十四公里的路程，距基地僅差二十公里，可惜他們已沒有力氣再前移一步了。

史考特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越

來越虛弱，當然，我們離目的地不遠了，但遺憾的，我覺得我已寫不動了」。一九一二年十月卅日他們的屍體，由另一批人在羅斯陸冰上找到，埋在一個大雪覆蓋的帳篷裡，旁邊有他們的筆記本和採集的標本，儘管身體虛弱，面對死亡，他們沒有丟掉它們。史考特的日記和他給世界人類最後的一封信，顯示一位領導者崇高的理想，強烈的熱忱和無比的勇氣。(劉先軍撰)

###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